



虎穴追踪

王應慈·任桂林·王玉堂 著

· 中国电影出版社

虎 穴 追 踪

王應慈、任桂林、王玉堂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6·北京

虎 穴 追 踪

王 应 慈
任 桂 林 著
王 玉 堂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金殿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出字第03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张2 $\frac{3}{8}$ ·插页2·字数46,000

1956年9月第1版

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500 定价(7)0.26元

统一书号：10061·27



我偵察員李永和從容不迫地掏出假特務證件混過敵人的封鎖綫。

潛伏的特務頭子崔希正，為了拉攏人，給他的外甥女婿——某城工商局夏局長贈送禮物。





李永和下乡偵察，給特務匪徒綁住。

公安局偵察處陳處長和李永和在審訊特務黃雲夢。





李永和正在崔希正房里的古画轴里，寻找崔希正的特务名册。

崔希正酒醉后，向李永和透露了台湾即将空降特务的消息。





台灣空降的特務亦士高，發現特務名冊上沒有李永和的名字，立刻警覺起來。

我公安部隊一網打盡以崔希正為首的全部特務匪徒。



主要人物

- 李永和——三十一、二歲。我公安機關偵察員。
- 陳惠遠——和李永和同歲，為李幼年同學。我公安機關處長。
- 夏云午——系李、陳二人幼年同學。比他們稍長一、二歲。為我貿易工作幹部，後為某城工商局局長。
- 傅可——二十七歲左右。我公安機關幹部。
- 老錢——二十五歲左右。以司機職業作掩護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員。
- 劉銘——二十二、三歲。李永和的助手。
- 李長鎖——三十多歲。民兵隊長。
- 小三——十四歲。萬隆山貨棧的小學徒。
- 張國忠——四十一、二歲。蔣匪特務頭子。
- 崔希正——四十七、八歲。老牌特務。潛伏在某城很久，匪蔣嫡系。
- 馮振輝——年近四十。政治土匪頭目。
- 米如珍——年近三十。張國忠的姘婦，又與馮姘居，潛伏在某城的女特務。
- 資麗萍——二十三、四歲。張國忠的姘婦，秘書，打入我內部的特務。
- 胡根生——三十四歲左右，為我公安局招考進來的新警察。系打入我內部的潛伏特務。
- 黃雲夢——年過六十。美蔣潛伏特務組織的聯絡機關負責人。
- 孫士高——三十三、四歲。從台灣派來某城策動特務暴動的“特派員”。

故事开始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。

远处是残缺的城牆，敌人在城前構築了密集的地堡羣、
鐵絲網、鹿寨……

黄昏，太陽从密云中透出几道光芒。

沉寂的前綫！

身
子
不
動

突然一陣槍声打破了寂靜，敌人的地堡里噴射着火焰，
子彈雨点般的追逐着一个人——我們的偵察員李永和。

他躲閃着前后左右的子彈，矯健的鑽过鐵絲網，滾下
土坡，穿过鹿寨……。

子彈“嘍、嘍、嘍、嘍！”的在地上彈起一团团灰土。
李永和疾忙臥倒在一棵枯樹根前。

一排子彈打中了枯樹。

他抬起了头，以偵察員所特有的眼神觀察了一下敌人
的火力点，又摸了摸藏在怀里的情报，然后騰的跳了起來，
向我軍陣地奔去。

兩顆炮彈在他的左近爆炸了，他消失在硝烟塵柱里

……

深夜。

在一所离火綫不远的小屋子里。

桌上点着一盞馬灯，李永和正在大吃大嚼。公安机关

的陈惠远处長聚精会神的翻閱着李永和送來的情報。

陈：“可以說應該弄到的你都弄到了。”

李：“就怕迟了一步。”

“不，正是时候。傅可同志！”陈惠远把情报交给应声進來的傅可：“馬上派人送到司令部去。”

傅可接过情报走出門去。

陈惠远在李永和身边坐了下來，关切的：

“大娘身体好嗎？”

李：“她天天叨念着：她老啦，快解放吧！再不解放就見不着你和云午啦！”

陈惠远大笑了起來：

“你們娘倆真是一个样：都是急性子！这一次我可給她准备了一件好东西。”

李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陈：“嗨！不告訴你，咱們先談工作。你想，这时候敌人下一步棋会打算怎么走法？”

“下一步棋？”

李永和放下飯碗，困惑的看着陈惠远。

陈：“是啊！根本没有去想这回事嗎？我不知道我們小的时候，我們一塊上学的时候，你那些聪明远見都跑到那兒去了！”

“你先別罵！別罵！我知道糟了。”李永和站了起來。

陈：“想到了嗎？”

李：“敌人一定要做失败以后的潛伏部署，还想卷土重來！”

“对了！”陈惠远也兴奋的站了起來：“你想想看，如

果我們把敵人敗退之後的潛伏名冊拿到手，這對將來巩固我們的勝利會有多大作用！”

李：“可是我……現在遲了。”

“不可能每一步都是順利的”陳惠遠從圖囊里取出一個敵特符號：“我給你準備好了這個。”

李永和接過符號，小心的裝進口袋，眉毛一擰，不知從那來了一股勁，急着就要往外闖。

“來得及！”陳惠遠一把拉住了他：

“總得吃飽飯！”

城邊。

拂曉，濃霧迷漫。

李永和從濃霧中慌亂的朝城門口走來。

“站住！”一小羣敵兵吆喝着從工事里鑽了出來。

李永和忽然機警的沉住了氣，放慢了腳步。

敵人氣喘喘的圍住了李永和，刺刀、槍口擺了一圈。

“想幹什麼？”李永和泰然自若而又稍有不滿的問了一句。

為首的一個敵人擺出一付得意而又兇惡的臉相冷笑着：

“幹什麼！我看你們這些共產黨的探子都吃了豹子膽啦！”接着命令敵兵：

“搜！”

“別找麻煩！”李永和掏出敵特符號，朝為首的那個傢伙面前一伸，那傢伙接過符號，反復查看了一下，隨即又裝出笑臉：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然后又兇狠的对敌兵們吼了起來：

“是誰报告的？都給我滾！”

他的“部下”一个个瞠目結舌的“滾”了回去。

“真倒楣！”李永和慢吞吞的收起符号，兩手插在短褂口袋里揚長走入城去。

城中。

敌司令部某处办公室內。

敌軍顧問威尔遜靠在安乐椅里，一雙脚蹠在桌上，將看完的潛伏名冊朝桌上一摔：

“太少了！”

特务头子張國忠奴顏卑膝的捧起潛伏名冊：

“人数虽然不多，可是一个頂一个，都是百分之百的反共分子！”

威：“百分之百？”

張：“是的，上校先生。是您教導我們：一个人要頂上一顆原子彈。”

威尔遜站了起來：

“應該統統像崔希正那样：共產党看，是紅的；我們看，是白的。这样的人才能执行这个里应外合的計劃。”說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塊橡皮糖投進嘴里嚼着，繼續說：

“告訴崔希正，假如現在只有三个人，將來要变成三百，三百要变成三万！”

張：“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，把全部責任交給崔希正，好嗎？”

威：“有什么不好？”

張：“共产党的偵察人員無孔不入，万一有失……”

威：“这个顧慮对崔希正說來是多余，多余！”

張：“这……”

敌司令部前大街。

街道里戒备森嚴，行人稀少。

張國忠的司机老錢坐在吉普車里抽着烟，不时的看看表，望望街道。

一条狗懶洋洋的穿过街心。

一、二个敌兵萎靡的沿着牆跟走去。

老錢忽然發現他正在想望的人來了。

一个伤兵拄着拐杖从街心里慢慢的走近吉普車。他就是李永和：

“給点水喝吧！”

老錢取下水壺：

“对伤兵老爺，真是沒办法，喝吧！”

李永和打开壺塞。

“怎么样？”老錢低声問了一句。

李永和一边喝水一边回答：

“要說的話太長！現在最重要的是搞到特务的潛伏名冊。說完就把水壺还給了老錢。

錢：“晚上碰头？”

李永和默默点头之后，一拐一拐的轉進一条小巷。

張國忠和他的衛兵从大門前台階上走下，坐上吉普車，汽車急馳而去。

街道。

小吉普迎面馳來。

老錢一面開車，一面注視着車側的反光鏡。从反光鏡里可以看見張國忠疲憊的坐着。

汽車拐了个弯。

張國忠打开皮包，取出潛伏名冊。

老錢發現了映在反光鏡中的潛伏名冊，激动的咬了一下嘴唇。

吉普車差一点撞到一个敌兵，老錢趕緊搬动方向盤，汽車一直开到張國忠的私邸——也就是他進行罪惡陰謀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張：“明天早上六點鐘把汽車准备好！”

“是！”老錢一直注視着張國忠走進門去。

李永和家人前。

寂靜的小街。李永和的兒子小毛坐在門口台階上啃窩窩頭。兩只眼睛却看着街上。

老錢走了過來，小毛輕輕叫了一声：

“叔叔！”

“噓！”老錢安詳的在小毛身旁坐下，接着在門上打了一下暗号：“达——达达达！”

門开了一条縫，李永和的母親提了一双小鞋跨出門來，在她的暗示下老錢閃進門去。李母裝着生气的样子对小毛說：

“你就不愛穿鞋！”老太太一面給小毛穿鞋，一面警

惕的看着街面。

一小隊敵兵跑步而過。

李家屋內。

李永和对老錢說：

“明天早上六點鐘，我們一定在那兒等你。”

老錢點了點頭，又在門上敲了兩下：“達達”！

李家門口。

老太太在門上回了兩下：“達達”！表示門外無事。

老錢一出門就掏出一塊糖塞進小毛嘴裡，小毛笑了。老錢安詳的從原路回去。

張國忠辦公室。

黎明之前。

張國忠緊張的收拾着保險櫃里的東西。他的女秘書資丽萍在檢點、焚燬文件。一切都很零亂。

槍炮聲愈來愈近！

時鐘響了五下。

資丽萍面帶愁容的問：

“飛機幾時起飛？”

張：“只是準備萬一！”

資：“你的太太、少爺早都走啦！可是硬要把我留在这儿！……”

張國忠抱住了她的肩膀，帶安慰帶哄的：

“怕什麼！我會告訴崔希正，你的安全要他完全負責。”

突然，室內電鈴響了起來。張國忠馬上把保險櫃关上，同時指示資麗萍去開門。接着又暗示她退入另一個房間。

潛伏得很久老牌特務崔希正一進門來就用兩眼向屋子一掃：

“要撤退？”

“撤退！”張國忠不同意的說：

“只要你們在，就不算撤退。不過是換換班子而已。”他從桌上的皮包里取出一份早已譯好的電報交給崔希正：

“你看這！”

電文：“國忠弟：地下軍潛伏事宜，遵照威爾遜上校指示，同意由崔希正負責，並委以反共挺進軍第一縱隊司令。鄭叩。”

崔希正看完電文就往沙發上一坐。張國忠又把潛伏名冊遞給他。

張：“這是潛伏名冊，共黨以為消滅了我們的軍隊，可是我們還有，就在這兒。共黨想占領這個城市，可是統治這個城市的依然是我們，是你老兄！”

崔：“難啊！老弟！”

張國忠打開保險櫃，取出一個小鐵箱。

附近響了幾下震耳的炮聲，天花板掉下一些塵土。

張國忠盡力抑制着不安、恐懼，把箱子打開，裡面裝滿了金條。

張：“夠不夠？”

崔：“我們的對手，不好惹啊……”

張：“要相信我們的計劃，世界局勢一定會變化的。”

崔：“这要等待啊！”

張：“等不了多久。”

有人敲了几下房門，張國忠馬上上好箱子。

老錢推開門，稍稍側進身子：

“該走了吧？”

張：“知道了！”

老錢机警的向崔希正閃了一眼，然后退出門去把門关上。

崔：“老弟！全部人馬就这些？”他指了指名冊。

張：“你是老行家么，應該諒解我的用意。总不能叫你孤軍作战。”

炮声激烈起來，房子都像要震垮了似的。崔希正拿好东西站了起来，無可奈何的說：

“好吧！”

“走这里！”張國忠把崔希正領到另一个門边，在崔希正正要出門时，張國忠又叮嚀了一句：

“請你注意，如果把名冊落到共產党手里，那就一切都完蛋了！”

崔：“这你放心！連你的女秘書，一件也丟不了。不过你的司机……”

張：“这我自有安排。”

崔希正这才消失在門外过道里。

街道。

拂曉。

老錢駕駛着吉普車在烟火迷漫的街道上艰难的向前行